



老烟斗
OLD PIPE

典藏艺术理论系列丛书
FINE COLLECTION ART THEORY SERIES

RAPHAEL SANZIO

拉斐尔·桑蒂

2

李长敏 译

辽宁美术出版社

老烟斗·典藏艺术理论系列丛书

策 划：范文南

主 编：范文南

副主编：洪小冬 李 彤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拉斐尔·桑蒂/ (俄罗斯) 阿尔塔耶夫著; 李长敏
译.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4.12

(老烟斗·典藏艺术理论系列丛书)

ISBN 978-7-5314-6508-9

I. ①拉… II. ①阿… ②李… III. ①拉斐尔,
S. (1483~1520) —传记 IV. ①K835.46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0574号

出 版 者：辽宁美术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 邮编：110001

印 刷 者：沈阳市博益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辽宁美术出版社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1.75

字 数：120千字

出版时间：2014年12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范文南 洪小冬 李 彤 光 辉

装帧设计：范文南 洪小冬 李 彤 光 辉

责任校对：李 昂

ISBN 978-7-5314-6508-9

定 价：75.00元

邮购部电话：024-83833008

E-mail: lnmscbs@163.com

http://www.lnmscbs.com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出版部电话：024-23835227

前 言

恩格斯曾对文艺复兴作过极其精到的论述，他说：“现代欧洲各民族全部新时代的历史”，“现代对大自然的考察和现代文学，都可以从这个时代找到自己的起源”，他特别指出“在那个时候，意大利出现了艺术空前的繁荣，这种繁荣，似乎作为古典文化的回光返照出现的，而且，这样的繁荣是再也无法达到了”。列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桑蒂、米开朗基罗就是这种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

在这三位巨匠身上，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艺术理想，他们的作品是文艺复兴时代最成熟、最辉煌的艺术成就。可以说，盛期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发展的整个过程，最具有代表性的特点和最鲜明的艺术形象，不可分割地和他的实践活动相联系。他们在五百多年前创造出来的作品，就是在今天也以它形象的美、思想境界的深邃、表现形式的优雅和谐吸引着全人类。因此，后人称他们为文艺复兴三杰。

为了对这三位艺术大师非同寻常的历史地位以及经典艺术价值的深刻了解和研究，我们将描写他们生平及创作活动的纪实性小说《列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桑蒂》《米开朗基罗》分三部出版。

拉斐尔·桑蒂是一位具有极为敏捷的超人才华的艺术大师。在短暂的三十七年的生命里，凭他那种洗练的画技和高深的艺术修养，完成了许多传世的杰作。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贡献，在美术史上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史实。



目 录

第一部 最初的年代

- | | |
|-------------|-----|
| 一、在乌宾诺的平静时日 | 001 |
| 二、晴天霹雳 | 007 |
| 三、应当建树生活 | 011 |
| 四、在动荡的卑鲁查 | 018 |
| 五、达到目的 | 023 |
| 六、这里也有风暴 | 027 |

第二部 匠心

- | | |
|----------|-----|
| 一、佛罗伦萨 | 034 |
| 二、生活吸引着他 | 039 |
| 三、道宽路广 | 044 |
| 四、教皇和梵蒂冈 | 050 |
| 五、画家与教皇 | 056 |
| 六、鹰 | 060 |

七、置身敌友之间	065
八、尤里二世的最后时日	069
第三部 最后的年代	
一、罗马和梵蒂冈	072
二、内幕	075
三、按教皇的命令	081
四、地下宝库	085
五、圣母	091
六、尾声	098
七、罗马在哀悼	102
拉斐尔·桑蒂年表	107
附图	109

第一部 最初的年代

一、在乌宾诺的平静时日

在乌宾诺城，在格维多巴多·达·蒙德费尔特罗公爵的府第之中，画家乔万尼·桑蒂先生习惯了生活照老规矩过下去，而从不背离老规矩。说老实话，这许多老规矩是由他——乔万尼·桑蒂先生而来的，因为，在公爵的宫廷里，他举足轻重，扮演着一个艺术和娱乐部长的角色。他的职责是使公爵的宫廷、使慷慨大度的格维多巴多的大名不但响彻意大利，而且尽可能地远播国外。在以奢侈和豪华装扮公爵生活的同时，桑蒂勤奋地为宫廷搜集那些出类拔萃的艺术作品。

另外，除了公务，他还有一项自己喜爱的事业——教乌宾诺那些有才华的青年人学习绘画。在这个可资纪念的1489年以前，他培养出来的几个艺术家已经有了自己的学生了。

桑蒂先生对自己的事业很严格。他恰如其分地估价自己的才能，并不把自己看成是大艺术家。他知道，有着这样一些很不错的教师，他们能把青年引上艺术之路，教给青年基础知识，而且教授得法。

他热爱这种对青年的培养工作。然而，他时常感到苦恼的是，为了公爵宫廷里的差事，他不得不丢下这项工作。

一天早上，乔万尼·桑蒂先生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家里，提前结束了功课。他老大不高兴地说：

“你们现在要把铅笔、毛笔、颜色什么的收起来搁几天，回家去吧。”

他没讲明暂时中断课业的原因。但是，不讲学生们也知道得很清楚，在乌宾诺，各种各样的消息在城里飞快地传播着，使者没命地往返于公爵的宫廷和市政府之间。在教堂里，人们忙着洗啊涮啊，并拿华丽的衣服来给佛龕里的圣母穿上。当老师走进画室来的时候，学生们都听见他对妻子说：

“你，玛扎，叫花匠告诉人们，需要很多鲜花来撒满新娘要走的路……另外，别忘了准备自己的眼装，让拉斐尔穿得好一点。”

乔万尼走进画室，温柔地抚摸着六岁的儿子拉斐尔棕色的卷发，说道：

“把画收起来吧，拉斐尔。到母亲那儿去，她会看见，你穿着漂亮的坎肩，是不是出落得像个大人的样子了……朋友们，收拾收拾，各自回家去走吧，可别太胡闹了，也别忘了这些日子我教给你们的东西。等一等，谁的花园里有鲜花，叫他送到我这儿来。我们用花朵缀成公爵和公爵夫人姓名的头一个字母，来装饰画室。”



拉斐尔的故乡乌宾诺城

一群半大孩子闹闹嚷嚷地拥上了乌宾诺大街，去完成老师的嘱托，而且想尽量把它干得漂亮一些。

从乔万尼先生到公爵城堡去那一刻起，家里便开始忙乱起来。妻子和女仆张罗去参加公爵婚礼的衣服、收拾屋子；学生们则在这个时候把

画室里里外外缀满了花束。

女仆一面给小拉斐尔的礼服钉扣子，一面抬起那半瞎的老花眼，看着正在把拉斐尔那皱巴巴的礼帽弄平的女主人。

在这种操劳家务的时刻，她们之间常常谈起过去。在一块儿生活了这么多年，她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淳朴而又和睦的关系。

“是呀，”玛扎夫人一面给拉斐尔试帽子，一面说，声音温柔，悦耳动听，“那会儿我和乔万尼先生就是在那个教堂里举行婚礼的，而我们的房子在那边，在那条巷里。你那会儿在主教家做事，过后就来我们家当奶娘了……”

“哦，婚礼前我看见了您，您是那么美——活生生的简直和天使差不离，我到您家里来之前自个儿对自个儿说：‘看我要跟谁在一块过日子了！’……纽扣全好了，夫人。”

在玛扎·桑蒂那温柔的脸上飞过一丝沉静的微笑。她看了看窗外，那里曾是她双亲的住房。小拉斐尔偎依着母亲。他非常喜欢母亲回忆往事时这种幸福的神态。

“你知道，伊冬尼亚，”玛扎说，“我结婚后那些年华消失得多快啊……我和我的乔万尼过得挺好，虽然他大我好多岁。乔万尼先生，他很好，心地善良，很会体贴人。”

“为什么他不许给我们的拉斐尔请奶妈，夫人？”

“啊，伊冬尼亚，你老以为他舍不得花钱，的确，像我们这种情况，自己哺育孩子还是不那么轻松的！”

“就是嘛！要知道，夫人出身于乌宾诺有名的商人世家，挺有钱的人家……”

“等等，难道我没对你说过这是怎么回事？这都是为了心疼这小淘气……”

她极其温柔地说出了这个词——“小淘气”。伊冬尼亚看了看拉斐尔。这位像姑娘一样漂亮、秀气的小桑蒂，多像他母亲啊！

“六年前拉斐尔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看他简直像个天使。这一来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小天使拉斐尔的名字。^[1]乔万尼说，‘你是知道的，玛扎，把孩子拿

[1] 拉斐尔生于1483年4月6日。

去让陌生的妇女哺育，让他去过我们不习惯的那种生活，这不恰当。用你自己的乳汁哺育他吧。你身体好，奶水也足。’我只是笑了笑，回他说，‘你总是说得对极了，我的乔万尼！’”

“那祖父祖母怎么说？”

“他们感到很意外，但很快看出来了，不管是我还是孙子，都长得挺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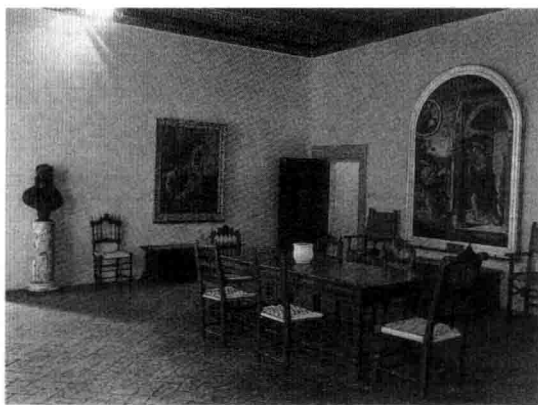
整个城市被大大小小的旗子、有着格维多巴多公爵和艾利扎维达·贡托果公爵夫人家徽的彩旗装扮得花花绿绿，到处是缀满鲜红绦带和成串鲜花的华丽的拱门。一大早，承宣官手持锒亮的喇叭，身着鲜红的衣服，骑着没一点儿杂色的黄骠马驰向各处。他们用洪亮的声音宣布公爵的婚礼，历数着新郎和新娘的各种爵位封号。

街上充满了穿着节日盛装人群的喧哗声。在一个个十字路口，在所有婚礼行列要经过的路上，站着许多穿戴整齐、全身雪白、提着一篮篮鲜花的男孩，这些鲜花要撒在公爵夫妇身上。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打断了人们的喧哗。少男少女们用清脆的声音唱起了颂歌，这些颂歌是宫廷诗人特意为这次婚礼编写的。人群向公爵的城堡涌去。

突然，街上的人们喊了起来：

“来了！来了！”

穿着雪白服装的孩子们沿着路面撒满玫瑰，空中也飘舞着鲜花的花瓣。少男少女歌手们排成一行行，歌声响亮，悦耳动听。教堂的钟声宛如银铃一



乌宾诺城拉斐尔家庭的内景

般清亮。

这整个隆重的仪式出自设计师乔万尼之手。站在一个很显眼地方的他的妻子，骄傲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玛扎夫人紧紧抓住小儿子的手，说道：

“快看，拉斐尔！他们马上就要骑着纯种的阿拉伯白马过来了，马儿身上还装饰着金的银的闪闪发光的铃铛啊，珍珠啊。这么隆重的庆典是你父亲想出来的，这里所有的人都听他调遣……那不是，他过来了，你看，他摇着小旗呢……”

拉斐尔看着，沉醉在他父亲一手导演的这节日、这壮丽的场面之中了……

新郎新娘近在眼前了，公爵鞍座上的金银装饰和新娘轿子上的金花银色，是那么协调相配。婚礼的行列长得看不到头尾。穿戴华丽、整齐的侍从们在这行列后边移动着、移动着。玛扎夫人拉着小拉斐尔的手，向这行列走去。在教堂前的台阶上，他们突然遇到了乔万尼·桑蒂先生。婚礼仪式筹办得漂亮极了。狂喜之余，父亲抓住儿子，紧紧地抱住了他。新娘刚好从轿子里面走了出来，看见了他们。她的脸一本正经，有点儿骄矜，容光焕发。

艺术家桑蒂手中的小孩异乎寻常的漂亮——这样漂亮的小孩，她还从未见过。在踏上玫瑰花铺得像地毯一样的教堂台阶时，她亲切地朝小拉斐尔点了点头。

大风琴的声音庄严鸣响；穿着金光闪闪法衣的神父，嗓音厚重，充满力量……

教堂仪式之后，在城堡里举行了盛大宴会。伊冬尼亚一面照料拉斐尔睡觉，一面说道：

“睡吧，我的拉斐尔，今天你父母都参加公爵那神奇的婚礼去了……那儿的人穿得多漂亮啊！……那桌上的菜，我的上帝，都叫不出名来！我的兄弟被叫去帮厨，——可又有说不完的新鲜事了！你睡吧，我的拉斐尔……你爸你妈会从公爵城堡里给你带回你梦都没梦见过的水果啊糖啊……谁敢说只在天堂里长着金苹果！”

但拉斐尔没睡着，他站起来，走近窗前。春夜真短，天都快亮了。在公爵城堡那个方向，他似乎想看出点什么东西来。

在朝霞还没映照天空时，黎明前的月亮周围出现了一个光轮；而在十里长街那一面，城堡窗里映射出彩灯五颜六色的光，与星星争奇斗艳，使它们黯然失色。远远传来的鼓乐之声，使拉斐尔仿佛听得见歌手们轻声低唱、人们开怀畅笑、诗琴鸣响……

只要想到在城堡里，是父亲在指挥着大伙儿寻欢作乐，他要求宾客们，也要求仆人们举止文雅、漂亮、端庄……在城堡里，也像在学校里一样啊……也许，那一天很快要到来了，那时候，拉斐尔也要到这豪华的城堡里，投身这样的节日中……

暗夜中的苍穹不知不觉放亮了，星星消隐了，天边现出了朝霞……彩灯熄灭了，屋子旁边的灌木丛里，鸟儿飞来飞去，唧唧啾啾地叫着。

拉斐尔闭上了眼睛。他仿佛看见，在那充满魅力的城堡里，他曾经好几次和去作客的父亲在凉台上观赏日出。从这凉台可以看得很远、很远——不但看得见整个城市，还看得见蓝色晨雾中的山峦……

山峰高耸入云，人们说，在这些山峰后边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像父亲称呼的那样，是亚德里亚海……

太阳升起来了，天空变得越来越蓝了，高峻的、在一片绿色之中显得光秃秃的悬崖，看得更明显了。

等他一长大，他要去到这蓝色的地方，登上这些悬崖，用色彩把这些光秃秃的、荒凉的山崖画下来……而现在该睡觉了……啊，鸡埘里的鸡都叫了……睡吧，睡吧……

拉斐尔躺在对他来说已经嫌短了的雕花小床上，立刻就无忧无虑地睡着了……

玛扎夫人来到拉斐尔的卧室，看到阳光从开着的窗子里洒到睡得很熟的儿子脸上。别叫醒他吧，在昨天的节日里，他是太高兴了。让他好好地睡吧。她

轻轻地把窗户关上，不让阳光直射他的眼睛……

二、晴天霹雳

那是一个天气晴和的日子。八岁的拉斐尔和父亲一块儿到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去，在那里，乔万尼·桑蒂正在绘制一幅壁画。在拉斐尔那姑娘般漂亮的脸上，有着一一种令人吃惊的专心专意、一本正经的表情。他拿着笔、调颜色的小瓦盆，跟在父亲后面走着。

以往，这事儿是由研磨颜料的学生来做的。他们拿着老师的一切用具，跟在老师后面。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拉斐尔获得了作父亲助手的这种荣耀，他简直是迷上了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正如他喜欢上了教堂的半明半暗和那有些混浊的充满石蜡和乳香的空气，喜欢上了那光线微弱、一闪一闪地照着古老圣像，照着圣·弗朗西斯科·阿西斯基塑像的神灯。那些穿着收宽袖道袍的教士们走得那么慢，又走得那么轻，也使他颇感兴趣。所有这一切使他打心底里涌出了对父亲从事的事业的尊崇。这也就是他一生要走的路。现在，父亲画室里那些年纪比他大的孩子们，再也不能在他面前伸出沾满颜色的双手，戏弄地夸耀说：“喂，你瞧瞧，小鬼，我们是在怎样工作啊！”

一次，他的手指头上弄上了一点儿颜色，尽管他是那么爱好整洁，但他有意地没把它洗掉，以此来证明他参与了父亲的工作。

教堂的门打开了。啊，到乌宾诺短暂度假的卢卡·西奥涅里先生已经在这儿了。他想看看乔万尼·桑蒂的壁画——这是圣·芳济教派修道院的订货。拉斐尔很高兴见到父亲的这位朋友，这位曾经在乌宾诺住过、工作过的著名艺术家。



拉斐尔父亲乔凡尼画的圣母

“你好，我的乔万尼！我到这儿来看看你画 子素描 1508年

了些什么！”卢卡先生跟着朋友登上了脚手架。

拉斐尔站在父亲工作的脚手架旁，像是在沉思什么。他只是站在小楼梯几磴高的地方，从下面把笔递给父亲。他一本正经地说道：

“爸爸，昨天你老早地打发我回家，你还把圣母的色调改深了一些，这好多了。我想，这位先生也会感兴趣的。”

他一本正经的评论，他传遍整个空旷教堂的声音，使两位艺术家都笑了。西奥涅里从教堂的另一个角落高兴地应道：

“喂，拉斐尔，长大以后你要干什么？”

“凡是需要的，我都要把它想出来，先生。”拉斐尔挑战似的回答道。他是很爱卢卡先生的。

西奥涅里哈哈大笑：

“真棒，拉斐尔，既简洁又明了。这是哲学家，又是大师的议论！”

拉斐尔一本正经地答道：

“我想当哲学家，又想当大师。我要画出许许多多好的画来……”

乔万尼领着朋友在教堂里到处走，把那些他和他的学生创作的新东西指给他看。这些学生已经是自立门户了。

“唔，孩子，现在我们就别画了，把笔和颜料收起来吧。”

拉斐尔开始顺从地把那些装着研成粉末的颜料和石灰乳浆的小钵按秩序摆进一个巨大的提篮里。

时光在消逝着。该走了。西奥涅里看见拉斐尔拿着一点儿木炭，在一张纸上专心致志地画着玩。他叫了起来：

“我老在想，为什么我们的朋友拉斐尔一下子安静下来了，看来，他正忙着哪。你看这儿，他把你给画下来了，那儿还准备好了一张纸，看来是要画我了。”

从教堂里走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高兴地笑着。拉斐尔小心翼翼地捧着他的画，生怕木炭弄脏了它。

高悬的太阳用它炽烈的光焰烤着教堂狭窄的玻璃窗。

“真热，”西奥涅里说，“而我还得用些时间去死啃书本！得读一些东西……我很快要走了，而在这儿，在城堡里，却有着一个丰富无比的图书馆。那里保存着多少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手稿啊！……什么样的人没到乌宾诺格维多巴多府上来过！什么样的诗人、学者和艺术家在这儿遇不着啊！”

画家描述了他和一些当代名流的会见和谈话，谈了他炽烈地热爱着的工作。他不但以一个画家闻名，而且是一位名声远扬的、对几何学、透视学研究有术的学者。

他们忆起了一些珍贵的、深切感受过的东西。西奥涅里说：

“我每一次看见你，我的朋友，我总为你的幸福感到高兴。你有这样一个妻子，这么一个成器的儿子！咱们谁还能忘记，不久以前，你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到处流浪，不知道何处安身立命，去干什么好。看见了吧，什么都不是永远的。不幸也正像幸福一样，不会是永远不变的。”

他沉默了。两人都忆起了那些不得不经受的往事。也许，孩子还听不出自己父辈走过的生活道路上那些不愉快的真情——让他的童年生活充满阳光吧！说真的，乔万尼·桑蒂是经受了許多波折的，他的生活是那么不平静。

也像妻子玛扎一样，乔万尼出身于一个经商的家庭，只是等级较低——乔万尼的双亲和先人景况不如玛扎一家。乔万尼的父亲和祖父在离城不远的地方做小生意。财产就是一幢房屋，开设一个小店铺。小铺卖日用杂货，小铺旁边有一小块土地。桑蒂一家在这里耕作，种上蔬菜，在里边的一个小花园里种上果树。但是，意想不到的灾难发生了，当时在意大利那些互相仇视的小公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就在一次这样的战争中，教皇的军队侵入了乌宾诺公国。那时乔万尼还是小孩子。在他的一生中，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些可怕的日子：大兵们抢掠了他们居住的那个小地方，烧毁了桑蒂一家的房子。立刻变得赤贫了的一家，为了寻求一个栖身之所，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从那时候起，桑蒂一家就长期住到了公爵府第上。昔日的繁盛几成幻影。只是在经过了一些年的艰巨

努力之后，景况才有了一些好转，使渐渐长大的乔万尼得以生活在温饱之中。

但是，年轻的乔万尼对父亲从事的营生并不感兴趣——艺术吸引着他。

他娶了年轻的玛扎，生了儿子——拉斐尔的时候，他已将近四十岁了。两年之后，老桑蒂死了。于是，乔万尼成了一笔可观遗产的继承人。他实现了自己多年秘藏于心底的幻想：他开了一个画室，办起了一个小小的绘画学校。画室和当时所有的艺术作坊一样，在这里接受各色各样的订货——画圣像、画壁画、画神幡、祭坛、装饰教堂。

多方面的才能使得乔万尼·桑蒂当上了宫廷典礼官和公爵城堡里的艺术家。

乔万尼的订货源源而来。他的声名远播。他引导艺术家们脱离旧法，朝新的方向努力，把现实主义、天然情趣和对大自然的亲近带进自己的作品。

看来，拉斐尔应该顺着我走的道路走下去，并把我开始了的事做完。但是，他应当受到比我更好的基础教育。乔万尼这样考虑之后把孩子送进了附近的一所拉丁学校。

拉斐尔，这个生长在幸福和睦家庭里听话的、斯斯文文的孩子，一面在拉丁学校里无忧无虑地汲取知识，同时跟父亲学习绘画。但是，他决定按自己的计划来接受教育。“我想像父亲那样，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不想让那些琐碎事情把我画画的时间夺去。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画家。”

这种绘画的愿望经常促使他急急忙忙地从学校赶回家里。

而他的母亲，玛扎常常在门口等候儿子的归来。伊冬尼亚也常常为他做好了爱吃的热乎乎的芹菜馅小包子。这一年早秋的一天，桑蒂家花园的树叶刚刚变红。拉斐尔放学后，他跑着，在沟渠上跳来跳去，无忧无虑地哼着一支没词的歌。他做出了一个愉快的决定，他要开始画一幅母亲和伊冬尼亚在一块的肖像。

为什么今天没有妈妈来迎接呢？为什么今天屋子里这么静，不仅他卧室的百叶窗关着，连房门也像夜里一样关得紧紧的，今儿不是大晴天吗？拉斐尔的